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细听花语赏流年

张强强

在忙碌的日子里,听风来,赏花开,在平凡细碎的光阴里找寻生命的意义,在花语中品尝不同的人生况味,是一件极其惬意美妙的事。

自从退休后,母亲在老家的楼顶露台上种了不少花,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每当我赞美时,母亲总会语气平和地说道:“这养花图的不是一时的眼福,而是种植的过程让人觉得舒泰。”对于母亲的话,我一直不以为然。

去年初,母亲从老家搬来与我共同生活。因小区物业管理的需要,母亲不能再在楼顶养花,按理说应该打消侍弄花草的念头,可她还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。将闲置杂乱的阳台收拾干净,搭建了一个室内微型花园,在客厅逼仄的角落里挤出地盘,摆上一盆盆花草,每天不厌其烦地培土、浇水、剪枝、防虫和制作花肥。别的老年人在跳广场舞、打麻将、聊天的时候,母亲就守着她的花做针线、看书、养神。

三个月前,母亲因办事要回老家一趟,便顺理成章地将满屋的花草交给了我,语气颇为严肃地嘱咐道:“你要用心哦,可别把我的花给糟蹋了,小心我回来收拾你。”弄得我无语凝噎,内心一片慌乱。起初,在侍弄这些花花草草时,我是手忙脚乱,完全没有章法。每天除了浇水,似乎也找不到照顾它们的方法。花草们倒是也不恼,每天喝一口水照样花开花落。那段时间,我的事业正值低谷期,每日里冗杂繁重的工作让我愈加烦躁压抑,唯有回到家,看着这些沉默不语的花草,我的心情才会真正地平静下来。

某一天起,我开始认真观察起它们。面前的绣球叶子有些发焦卷边,花朵们垂



不知从何时起,我的生活里多了一抹紫丁香,那一簇簇斑驳的光影里,正散发着无限温情。

年年春夏时节,这紫丁香花结圆润饱满,和风拂过,清香四溢,一抹抹洒开在晨光里,温柔内秀却又烂漫热烈,向着阳光生发出了蓬勃的光彩。

初次遇见紫丁香,是在大学校园的角落。犹记得,那是初夏一个阳光微醺的午后,我做完兼职正沿着林荫小径返回宿舍,空气中一股幽香突然挡住了我的脚步,寻香而去,一串串紫色如风铃般绽放在虬枝横生的枝丫间,正冲着太阳的光芒尽情舒展,花朵相互摩挲,发出轻轻的簌簌声,那股清幽的香气也愈发浓郁,弥漫在空气中,萦绕在我的身旁。我闭上双眼,深吸了几口气,仿佛整个身心都被这馥郁的芬芳浸润,半晌打零工的疲惫也随之消散。我是不识花的,恰巧树身上有块牌子,写着“紫丁香”,一个好听易记的名字。

于是,我便常来这里。或看书,或漫步,只是想看一看紫丁香。有时独自一人来,有时也邀三五好友同往观赏,我渐渐和每一棵紫丁香熟络起来了。繁盛的花枝上,细密的花朵簇拥在一起,朵朵紫色像是仙子群芳曼舞下凡尘,甚是惹人怜爱。

后来,我更是在这里邂逅了携手一生的恋人。彼时,不远处的一群女孩正扶枝轻嗅紫丁香,拍照合影,时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和阵阵花香,充盈在校园的角落里。我一时看得她们出了神,竟也流连忘返,不知自归。也许,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,便注定了此生。

淡淡的堇紫色四瓣一朵,小巧玲珑,从花瓣边缘向花蕊深处一层层渲染,它们紧紧依偎在一起,永不分开。风过处,甜蜜顿生。一缕缕金光挤进枝叶的缝隙,洒在花瓣上跳跃闪烁,这些花儿更加莹润剔透。可我仍觉得,她颜胜花颜。

毕业那年,我去了南方实习。二三月间,南方的紫丁香便早早盛开了。花苞没



紫丁向阳开

雒伟

头丧气地发着蔫;另一边的君子兰也好不到哪里去,叶面上出现了很多的斑点,好似一张娇俏的美人面上长了麻子……原来花草与人一样,看似茂盛的背后,也随时面临病困、虫害之扰。母亲常说,花草生病时呈现出的各种症状,就像是它们的窃窃私语,有心人自会懂得。于是,我开始试着学习养花技巧,一有时间就上网查阅资料,跑到各种交流软件上浏览别人发的养花经验帖,甚至还向周围的同事、邻居、朋友们四处取经……不知不觉间,我从一个对花草漠不关心的人,变成了侍弄花草的半个行家,而花草们也争气得很,一个都没有掉队。母亲从老家回来的那天,刚进家门一放下行李就赶紧查验起家里的花草。等看到花草们生龙活虎的模样后,母亲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,当知晓我为了养好这些花草而付出的努力后,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,随即绽放出欣慰的笑容。

而我也终于领悟到母亲养花的境界,那就是用心养花的过程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提升修为,让我们在有些功利和浮躁的时候能沉下心来,笑对一切。那天,我养的一株仙人掌竟然开出了花朵,我立即拍照发了朋友圈,惹来一众好友的点赞与艳羡。很多朋友向我询问起养花的诀窍,我告诉他们养花的关键是要用心。

作家汪曾祺有言:“看见花开,就会觉得快乐。因为有了它们,才觉得生活有意思。”养护花草的过程就和人的成长一样,每一段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,今天的成功一定要用百倍的努力去换取。

每一朵花开都是一次生命的礼赞,在泥泞中生长,用每一次花开诉说对生命的热爱。

有我之前看到的繁密,但开出的花朵儿却大了一圈,颜色也鲜艳众多,粉的、白的、深红……煞是好看。凑近细嗅,那股浓郁而甜美的芳香总感觉差点儿什么似的。向朋友聊及此事,他倒是一语中的,“南方春季花多开,形色味各异,紫丁香和其它花儿一同绽放,花香极易被掺杂淹没。身在丛中,更不觉花香。再者,北方冬深,经过寒冷冬日的肃杀,花骨朵更紧密瓷实,更能藏住这特别的味道。”我很赞同他的见解,忙竖起大拇指,“高见,高见!”

再后来,我又回到了北方。回到了毛乌素沙漠腹地一个更北的村镇,工作定居。陪我留下来的,还有紫丁香树下扶枝拍照的那个爱笑的姑娘。

如今,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十年了,期间偶遇了多株不一样的紫丁香,在公园里、马路边,还有朋友家的阳台上。也许沙漠里本就没有品相一样的紫丁香,我想。可我又觉得它们哪里似乎很像,比如:萧瑟的深秋,风卷残叶,所有枝头集体光秃秃的;冬日凛冽而漫长,灰褐色的枝条死寂一般沉默着,没有了往日一点生机;初春到了,它的绿意竟又从根部一寸寸蔓延到树梢。我更清楚地知道,风暖人间的日子,它定会朝着阳光最盛的方向又一次簇生。

你看,那新绿的芽苞缀满枝头,稠密的花结一天天盈鼓含香。紫丁香开得最盛时,一棵树都成了淡紫色的云,美极了;成片连在一起,多么像垂在天边晕染的晚霞,如梦似幻。

明士高濂在《草花谱》中做过解释:“紫丁香花木本,花微细小丁,香而瓣柔,色紫,故名。”殊不知,它更耐寒耐旱,即便身处贫瘠之地,也能倔强地生长开花,这般坚韧与顽强,让人不禁心生敬意。

暮色四合时,紫丁香轻轻颤动,把朝阳的温度藏进了花苞。我忽然明白,所谓“向阳”,从来不止是花的姿态,更是每个认真活着的人……



又闻艾草香

杨亚爽

在我们老家,艾草,沐浴春日的阳光雨露,以旺盛的青春颜色,散发着特殊的芳香,在端午节里,又走进人们的生活,被尊崇传统习俗的人们,悬于窗户和门楣之上,驱邪避疫,护佑平安。

艾草,生长在乡村的房前屋后,沟坎堤坝,田间地头之中。一日上网搜索才知道艾草有香艾、蕲艾、艾蒿等一众别名,且全草可入药,有温经、去湿、散寒、止血、消炎、平喘、止咳、抗过敏等作用。且又以“五月艾”药效最佳,其生长地域遍及大江南北,甚至在东南亚、欧洲等地也广为分布。

这一了解,着实长了见识,平凡之物,非同凡响。

难怪,打小记事起,每逢端午节,大人们忙碌着夏收,仍不忘忙里偷闲,顺手从路边地头割上几把艾草捎带回家,或吩咐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,去田野里割些生长茂盛的“五月艾”,除了与菖蒲绑扎在一起,挂艾避邪,还将艾草扎成把,置于太阳之下晒干后束之高阁。等到冬至将至,大人们又会取下留存的艾草,搭配茄子老根,洗净放进木桶里,倒进烧好的开水。顿时,艾香四溢,充满了低矮的房舍。为避免烫伤腿脚,大人们找来矮凳,置于艾草之上,与淡黄色的艾水保持距离,方便光脚踩踏。趁热,大人小孩围坐木桶,伸进双腿,任由热气腾腾的艾香打开毛孔,浸入肌肤,除去身上寒湿,增强免疫功能,抵御数九寒冬的侵蚀。

那时医疗条件差,乡村人家有媳妇生了孩子,就隔三差五蒸艾浴、洗艾澡,借此消炎去湿,舒筋活络,恢复产后虚弱的身体。村头村尾最常见的便是讨要艾草侍候月子的婆娘。我等不明就里的孩子,问起大人要来许多艾草做甚,却无故遭来一通白眼,还顺带呛上一句,小孩子家,大人的事少来掺和。被呛后,一脸懵懂,悻悻然只得低头作罢!

长大后,常年在外出求学,也与挂艾的习俗断了联系。直到前些年,因颈椎极度不适,精通医术的父亲建议中医保守治疗。谁知,父亲那长长的银针直刺颈椎、脊背、双肩深处,然后在银针顶端点上艾柱,暗火慢慢燃烧,艾柱散发出阵阵清香,也炙热了银针,针艾合灸,能量传递至身体不适之处,待艾柱燃尽,再敷上热乎乎的毛巾,不适之躯顿时松弛了下来。定时诊疗,十余个回合,身体如释重负,困扰多年的颈椎病不再发作。

艾草香,那是故乡的味道,也是我不尽的乡愁。